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全傳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蔣門神

話說當時施恩向前說道：“兄長請坐，待小弟備細告訴衷曲之事。”武松道：“小管營，不要文文謾謾，只揀緊要的話直說來。”施恩道：“小弟自幼從江湖上師父學得些小鎗棒在身，孟州一境，起小弟一個諱名，叫做‘金眼彪’。小弟此間東門外，有一座市井，地名喚做快活林；但是山東、河北客商們，都來那裏做買賣；有百十處大客店，三二十處賭坊兌坊。往常時，小弟一者倚仗隨身本事，二者捉著營裏有八九十個拚命囚徒，去那裏開著一個肉酒店，都分與眾店家和賭錢兌坊裏。但有過路妓女之人，到那裏來時，先要來參見小弟，然後許他去趁食。那許多去處，每朝每日，都有閒錢；月終也有三二百兩銀子尋覓，如此賺錢。近來被這本營內張團練新從東路州來，帶一個人到此。那廝姓蔣名忠，有九尺來長身材，因此江湖上起他一個諱名，叫做‘蔣門神’。那廝不特長大，原來有一身好本事，使得好鎗棒，拽拳飛腳，相撲為最。自誇大言道：‘三年上泰嶽爭交，不曾有對，普天之下，沒我一般的了！’因此，來奪小弟的道路。小弟不肯讓他，喫那廝一頓拳腳打了，兩個月起不得床。前日兄長來時，兀自包著頭，兜著手，直到如今，瘡痕未消。本待要起人去和他廝打，他卻有張團練那一班兒正軍。若是鬧將起來，和營中先自折理，有這一點無窮之恨，不能報得。久聞兄長是個大丈夫，怎地得兄長與小弟出得這口無窮之怨氣，死而瞑目！只恐兄長遠路辛苦，氣未完，力未足；因此且教將息半年三月，等貴體氣完力足，方請商議。不期村僕脫口，失言說了，小弟當以實告。”武松聽罷，呵呵大笑，便問道：“那‘蔣門神’還是幾顆頭，幾條臂膊？”施恩道：“也只是一顆頭，兩條臂膊，如何有多？”武松笑道：“我只道他三頭六臂，有哪吒的本事，我便怕他。原來只是一顆頭，兩條臂膊！既然沒哪吒的模樣，卻如何怕他？”施恩道：“只是小弟力薄藝疏，便敵他不過。”武松道：“我卻不是說嘴，憑著我胸中本事，平生只是打天下硬漢，不明道德的人。既是恁地說了，如今卻在這裏做甚麼？有酒時，拿了去路上喫。我如今便和你去，看我把這廝和大蟲一般結果他。拳頭重時打死了，我自償命。”施恩道：“兄長少坐。待家尊出來相見了，當行即行，未敢造次。等明日先使人去那裏探聽一遭，若是本人在家時，後日便去；若是那廝不在家時，卻再理會。空自去‘打草驚蛇’，倒喫他做了手腳，卻是不好。”武松焦躁道：“小管營，你可知著他打了？原來不是男子漢做事！去便去，等甚麼今日明日！要去便走，怕他準備！”

正在那裏勸不住，只見屏風背後轉出老管營來，叫道：“義士，老漢聽你多時也。今日幸得相見義士一面，愚男如撥雲見日一般。且請到後堂少敘片時。”武松跟了到裏面。老管營道：“義士且請坐。”武松道：“小人是個囚徒，如何敢對相公坐地？”老管營道：“義士休如此說。愚男萬幸，得遇足下，何故謙讓？”武松聽罷，唱個無禮喏，相對便坐了。施恩卻立在面前。武松道：“小管營如何卻立地？”施恩道：“家尊在上相陪，兄長請自尊便。”武松道：“恁地時，小人卻不自在。”老管營道：“既是義士如此，這裏又無外人。”便叫施恩也坐了。僕從搬出酒饌、果品、盤饌之類，老管營親自與武松把盞，說道：“義士如此英雄，誰不欽敬。愚男原在快活林中做些買賣，非為貪財好利，實是壯觀孟州，增添豪俠氣象；不期今被‘蔣門神’倚勢豪強，公然奪了這個去處。非義士英雄，不能報讎雪恨。義士不棄愚男，滿飲此杯，受愚男四拜，拜為長兄，以表恭敬之心。”武松答道：“小人有何才學，如何敢受小管營之禮？枉自折了武松的草料！”當下飲過酒，施恩納頭便拜了四拜。武松連忙答禮，結為弟兄。當日武松歡喜飲酒，喫得大醉了。便叫人扶去房中安歇，不在話下。

次日，施恩父子商議道：“武松昨夜痛醉，必然中酒，今日如何敢叫他去？且推道使人探聽來，其人不在家裏，延挨一日，卻再理會。”當日施恩來見武松，說道：“今日且未可去；小弟已使人探知這廝不在家裏。明日飯後，卻請兄長去。”武松道：“明日去時不打緊，今日又氣我一日。”早飯罷，喫了茶，施恩與武松去營前閒走了一遭。回來客房裏，說些鎗法，較量些拳棒。看看晌午，邀武松到家裏，只具數杯酒相待，下飯按酒，不記其數。武松正要喫酒，見他只把按酒添來相勸，心中不在意。喫了晌午飯，起身別了，回到客房裏坐地。只見那兩個僕人，又來伏侍武松洗浴。武松問道：“你家小管營，今日如何只將肉食出來請我，卻不多將些酒出來與我喫，是甚意故？”僕人答道：“不敢瞞都頭說，今早老管營和小管營議論，今日本是要央都頭去，怕都頭夜來酒多，恐今日中酒，怕誤了正事，因此不敢將酒出來。明日正要央都頭去幹正事。”武松道：“恁地時，道我醉了，誤了你大事？”僕人道：“正是這般計較。”

當夜武松巴不得天明，早起來洗漱罷，頭上裹了一頂萬字頭巾，身上穿了一領土色布衫，腰裏繫條紅絹搭膊，下面腿絛護膝，八搭麻鞋。討了一個小膏藥，貼了臉上“金印”。施恩早來請去家裏喫早飯。武松喫了茶飯罷，施恩便道：“後槽有馬，備來騎去。”武松道：“我又不腳小，騎那馬怎地？只要依我一件事。”施恩道：“哥哥但說不妨，小弟如何敢道不依？”武松道：“我和你出得城去，只要還我‘無三不過望’。”施恩道：“兄長，如何是‘無三不過望’？小弟不省其意。”武松笑道：“我說與你，你要打‘蔣門神’時出得城去，但遇著一個酒店，便請我喫三碗酒，若無三碗時，便不過望子去；這個喚做‘無三不過望’。”施恩聽了想道：“這快活林離東門去，有十四五里田地，算來賣酒的人家，也有十二三家，若要每戶喫三碗時，恰好有三十五六碗酒，纔到得那裏。恐哥哥醉了，如何使得？”武松大笑道：“你怕我醉了沒本事；我卻是沒酒沒本事。帶一分酒，便有一分本事，五分酒，五分本事。我若喫了十分酒，這氣力不知從何而來。若不是酒醉後了膽大，景陽岡上如何打得這隻大蟲？那時節我須爛醉了，好下手，又有力，又有勢。”施恩道：“卻不知哥哥是恁地。家下有的是好酒，只恐哥哥醉了失事，因此夜來不敢將酒出來，請哥哥深飲。既是哥哥酒後愈有本事時，恁地先教兩個僕人，自將了家裏的好酒、果品、饌饌，去前路等候，卻和哥哥慢慢地飲將去。”武松道：“恁麼卻纔中我意！去打‘蔣門神’，教我也有些膽量。沒酒時，如何使得手段出來？還你今朝打倒那廝，教眾人大笑一場！”施恩當時打點了，叫兩個僕人，先挑食籠酒擔，拿了些銅錢去了。老管營又暗暗地選揀了一二十條壯健大漢，慢慢的隨後來接應，都分付下了。

且說施恩和武松兩個，離了安平寨，出得孟州東門外來。行過得三五百步，只見官道傍邊，早望見一座酒肆，望子挑出在簷前；那兩個挑食擔的僕人，已先在那裏等候。施恩邀武松到裏面坐下，僕人已先安下饌饌，將酒來篩。武松道：“不要小盞兒喫。大碗篩來，只斟三碗。”僕人排下大碗，將酒便斟。武松也不謙讓，連喫了三碗便起身。僕人慌忙收拾了器皿，奔前去了。武松笑道：“卻纔去肚裏發一發，我們去休。”兩個便離了這坐酒肆，出得店來。此時正是七月間天氣，炎暑未消，金風乍起。兩個解開衣襟，又行不得一里多路，來到一處，不村不郭，卻早又望見一個酒旗兒，高挑出在樹林裏。來到林木叢中看時，卻是一座賣村醪小酒店。但見：

古道村坊，傍溪酒店。楊柳陰森門外，荷華旖旎池中，飄飄酒旆舞金風，短短蘆簾遮酷日。磁盆架上，白冷冷滿貯村醪；瓦瓮灶前，香噴噴初蒸社醞。未必開樽香十里，也應隔壁醉三家。

當時施恩、武松來到村坊酒肆門前，施恩立住了腳問道：“此間是個村醪酒店，哥哥飲麼？”武松道：“遮莫酸鹹苦澀，是酒還須飲三碗。若是無三，不過宿便了。”兩個人來坐下，僕人排了果品按酒。武松連喫了三碗，便起身走。僕人急急收了家火什物，趕前去了。兩個出得店門來，又行不到一二里，路上又見個酒店。武松入來，又喫了三碗便走。話休絮繁。武松、施恩兩個一處走著，但遇酒店，便人去喫三碗。約莫也喫過十來處好酒肆，施恩看武松時，不十分醉。武松問施恩道：“此去快活林，還有多少路？”施恩道：“沒多了。你在前面遠遠地望見那個林子便是。”武松道：“既是到了，你且在別處等我，我自去尋他。”施恩道：“這話最好。小弟自有安身去處。望兄長在意，切不可輕敵。”武松道：“這個卻不妨，你只要叫僕人送我。前面再有酒店時，我還要喫。”施恩叫僕人仍舊送武松。施恩自去了。

武松又行不到三四里路，再喫過十來碗酒。此時已有午牌時分，天色正熱，卻有些微風。武松酒卻湧上來，把布衫攤開。雖然帶著五七分酒，卻裝做十分醉的，前顛後偃，東倒西歪。來到林子前，那僕人用手指道：“只前頭丁字路口，便是‘蔣門神’酒店。

武松道：“既是到了，你自去躲得遠著。等我打倒了，你們卻來。”

武松搶過林子背後，見一個金剛來大漢，披著一領白布衫，撒開一把交椅，拿著蠅拂子，坐在綠槐樹下乘涼。武松看那人時，生得如何，但見：

形容醜惡，相貌羸疏。一身紫肉橫鋪，幾道青筋暴起。黃鬚斜捲，唇邊幾陣風生；怪眼圓睜，眉下一雙星閃。真是神荼鬱壘象，卻非立地頂天人。

這武松假醉佯顛，斜著眼看了一看，心中自付道：“這個大漢，一定是‘蔣門神’了。”直搶過去。

又行不到三五十步，早見丁字路口一個大酒店，簷前立著望竿，上面掛著一個酒望子，寫著四個大字道：“河陽風月”。轉過來看時，門前一代綠油欄杆，插著兩把銷金旗，每把上五個金字，寫道：“醉裏乾坤大，壺中日月長。”一壁廂肉案、砧頭、操刀的家生，一壁廂蒸作饅頭燒柴的廚灶。去裏面一字兒擺著三只大酒缸，半截埋在地裏，缸裏面各有大半缸酒；正中間裝列著櫃身子，裏面坐著一個年紀小的婦人，正是“蔣門神”初來孟州新娶的妾，原是西瓦子裏唱說諸般宮調的頂老。那婦人生得如何：

眉橫翠岫，眼露秋波。櫻桃口淺暈微紅，春筍手輕舒嫩玉。冠兒小明鋪魚鮓，掩映烏雲；衫袖窄巧染榴花，薄籠瑞雪。金釵插鳳，寶釧圍龍。儘教崔護去尋漿，疑是文君重賣酒。

武松看了，瞅著醉眼，逡奔入酒店裏來，便去櫃身相對一付座頭上坐了。把雙手按著桌子上，不轉眼看那婦人。那婦人瞧見，回轉頭看了別處。

武松看那店裏時，也有五七個當撐的酒保。武松卻敲著桌子叫道：“賣酒的主人家在那裏？”一個當頭的酒保過來，看著武松道：“客人要打多少酒？”武松道：“打兩角酒。先把些來嘗看。”那酒保去櫃上叫那婦人舀兩角酒下來，傾放桶裏，盪一碗過來道：“客人嘗酒。”武松拿起來聞一聞，搖著頭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，換將來！”

酒保見他醉了，將來櫃上道：“娘子，胡亂換些與他。”那婦人接來，傾了那酒，又舀些上等酒下來。酒保將去，又盪一碗過來。武松提起來呷了一口，叫道：“這酒也不好，快換來，便饒你！”

酒保忍氣吞聲，拿了酒去櫃邊道：“娘子，胡亂再換些好的與他，休和他一般見識。這客人醉了，只要尋鬧相似，便換些上好的與他罷。”那婦人又舀了一等上色的好酒來與酒保，酒保把桶兒放在面前，又盪一碗過來。武松喫了道：“這酒略有些意思。”問道：“過賣，你那主人家姓甚麼？”酒保答道：“姓蔣。”武松道：“卻如何不姓李？”那婦人聽了道：“這廝那裏喫醉了，來這裏討野火麼！”酒保道：“眼見得是個外鄉蠻子，不省得了，休聽他放屁！”武松問道：“你說甚麼？”酒保道：“我們自說話，客人，你休管，自喫酒。”

武松道：“過賣，叫你櫃上那婦人下來，相伴我喫酒。”酒保喝道：“休胡說！這是主人家娘子。”武松道：“便是主人家娘子，待怎地？相伴我喫酒也不打緊！”那婦人大怒，便罵道：“殺才！該死的賊！”推開櫃身子，卻待奔出來。

武松早把土色布衫脫下，上半截揣在懷裏，便把那桶酒只一潑，潑在地上，搶入櫃身子裏，卻好接著那婦人。武松手硬，那裏掙扎得；被武松一手接住腰胯，一手把冠兒捏做粉碎，揪住雲髻，隔櫃身子提將出來，望渾酒缸裏只一丟。聽得撲通的一聲響，可憐這婦人，正被直丟在大酒缸裏。武松托地從櫃身前踏將出來。有幾個當撐的酒保，手腳活些個的，都搶來奔武松。武松手到，輕輕地只一提，提一個過來，兩手揪住，也望大酒缸裏只一丟，椿在裏面；又一個酒保奔來，提著頭只一掠，也丟在酒缸裏；再有兩個來的酒保，一拳一腳，卻被武松打倒了。先頭三個人，在三只酒缸裏，那裏掙扎得起。後面兩個人，在地下爬不動。這幾個火家搗子，打得屁滾尿流，乖的走了一個。武松道：“那廝必然去報‘蔣門神’來，我就接將去，大路上打倒他好看，教眾人笑一笑。”武松大踏步趕將出來。

那個搗子逡奔去報了“蔣門神”。“蔣門神”見說，喫了一驚，踢翻了交椅，丟去蠅拂子，便鑽將來。武松卻好迎著，正在大闊路上撞見。“蔣門神”雖然長大，近因酒色所迷，淘虛了身子，先自喫了那一驚，奔將來，那步不曾停住，怎地及得武松虎一般似健的人，又有心來算他。“蔣門神”見了武松，心裏先欺他醉，只顧趕將入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武松先把兩個拳頭去“蔣門神”臉上虛影一影，忽地轉身便走。“蔣門神”大怒，搶將來；被武松一飛腳踢起，踢中“蔣門神”小腹上，雙手按了，便蹲下去。武松一趲，趲將過來，那隻右腳早踢起，直飛在“蔣門神”額角上，踢著正中，望後便倒。武松追入一步，踏住胸脯，提起這醋鉢兒大小拳頭，望“蔣門神”臉上便打。原來說過的打“蔣門神”撲手：先把拳頭虛影一影，便轉身，卻先飛起左腳，踢中了，便轉過身來，再飛起右腳。這一撲有名喚做“玉環步，鴛鴦腳。”——這是武松平生的真才實學，非同小可。打的“蔣門神”在地下叫饒。武松喝道：“若要我饒你性命，只要依我三件事。”“蔣門神”在地下叫道：“好漢饒我！休說三件，便是三百件，我也依得！”武松指定“蔣門神”，說出那三件事來。有分教，改頭換面來尋主，剪髮齊眉去殺人。畢竟武松說出那三件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